

翁方綱《石洲詩話》論宋詩宋調 ——以蘇軾、黃庭堅詩為核心

張高評*

〔摘要〕

清代乾嘉宗宋詩話論述宋詩特色、唐宋詩異同，約有十餘家。本文選擇翁方綱《石洲詩話》作為主要之研究文本，討論其中攸關蘇軾、黃庭堅，以及唐宋詩異同之文獻。翁方綱以蘇齋名其書房，《石洲詩話》極肯定蘇軾詩，品題為一代詩人之冠冕，稱其用韻變化，屬對奇特；魄力雄大，生氣迴出；更推崇鍛冶之功、格調之高、使事之妙。同時，標榜黃庭堅詩之高、大、深、新，鍛煉勤苦，以為繼往開來，源遠流長。尤其揭示唐宋詩之異同，謂唐詩興象超妙，妙境在虛處；宋詩刻抉入裏，妙境在實處。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史傳所不及載，借詩足資考證。凡所論述，與肌理說「文求實際，詩本質厚」，以學問為詩，以古人為師，可以相得益彰。其他，品題吳之振《宋詩鈔》之得失，批評明清詩話說宋詩之是非，多有可取。凡此，在在昭顯肌理說之要義。繆鉞述「唐宋詩異同」，錢鍾書說「詩分唐宋」，亦將因此而獲得更有力之佐證。

關鍵詞：《石洲詩話》、蘇軾詩、黃庭堅詩、宗宋詩話、唐宋詩異同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一、前言

宋詩之發展，歷經王禹偁、梅堯臣、王安石、歐陽脩之開創規模，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之恢宏樹範，至元祐年間，已學古通變，自得成家。其體格性分，漸與唐詩疏離，於是形成「詩分唐宋」之文學事實。其中，蘇軾、黃庭堅，堪稱宋詩特色之代表；江西詩風，蔚為宋調之本色。南宋以來至清末，由於宗唐詩學之菲薄宋詩宋調，衍化為「唐宋詩之爭」，討論唐宋詩之異同，遂質變為唐宋詩之優劣，淪為意氣表述，只見愛憎好惡，頗乏公正論衡。

為辨章學術，考鏡淵流，論者曾以文學語言為研究視角，參考變異與陌生化理論、組合與創造思維，針對清初百餘年詩話詩學作考察，已關涉到清人宋代詩學之課題。又考察方東樹《昭昧詹言》，試探乾嘉宗宋之詩話。《昭昧詹言》標榜深、遠、創、造、生、新、變、奇諸詩美效益，確與創造思維之開放、通變、獨創、新穎諸特質可以相互發明。¹由創造性思維切入，大抵用來詮釋古今文學「新變代雄」之原委，唐宋詩之異同，詩分唐宋之所以然，可以獲得佐證。其他宗宋詩話，如葉燮《原詩》1卷、趙翼《甌北詩話》12卷、翁方綱《石洲詩話》8卷、薛雪《一瓢詩話》1卷、李重華《貞一齋詩說》1卷，亦皆值得探討；出入唐宋之詩話，如沈德潛《說詩晬語》2卷、袁枚《隨園詩話》26卷，亦不妨略加稱引述說，相互較論。至於厲鶚、全祖望、紀昀、汪師韓之有關詩話詩學文獻，亦值得觸類而長，斟酌援用，期能發微闡幽，而有助於宋詩特色之鉤勒。

二十世紀以來，學界研究清代文學批評史、文論史、詩學史，要皆論及翁方綱之肌理說。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袁保真等《中國文學理論史》、蔡鎮楚《中國詩話史》、²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鄔國平等《清代文學批評史》、陳良運《中國詩學批評史》、³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劉誠《中國詩

¹ 張高評：〈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與陌生化〉，《文與哲》第14期（2009年6月），頁121-158。

²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七三〈翁方綱肌理說〉，頁514-523。袁保真、蔡鍾翔、成復旺：《中國文學理論史》（四）（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1991年），第三章第五節〈翁方綱「肌理」說〉，頁479-512。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卷五第三章第三節〈肌理派詩話〉，頁292-295。

³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二十六章第三節〈翁方綱的「肌理說」〉，頁1174-1183。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

學史·清代卷》，⁴皆有或多或少之論述。至於學位論文，則有李豐楙《翁方綱及其詩論》、宋如珊《翁方綱詩學之研究》等書。⁵要皆各有所見，多有發明。至於翁方綱之宋詩觀，或有關宋代詩學之批評論，則除何繼文〈翁方綱對黃庭堅詩的評價〉一文，⁶較具代表性外，上述論著多付闕如。辨章學術，補闕闡微，值得盡心致力而為之。

發始於南宋之唐宋詩之爭，歷經元、明、清初，至乾嘉，「以才學為詩」之宋代詩學逐漸取得認同。其間大家爭鳴，各領風騷。翁方綱根柢經學，主盟北方詩壇，推崇蘇、黃，提倡宋詩，於是提出崇質尚實之「肌理說」，與尊奉唐詩之「神韻說」、「格調說」分庭抗禮，企圖救濟「格調說」之流弊，彌補「神韻」說之不足。今翻檢翁方綱論著，肌理說形成之時間已無從確考。唯完成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之《石洲詩話》，已至少有七處使用「肌理」一詞，品評王令、唐庚、周草窗、李莊靖、元好問等宋金詩人之作品。⁷肌理說既乏系統論述，今探討乾嘉之宗宋詩學，因而梳理《石洲詩話》論宋詩之文獻。一方面凸顯《石洲詩話》之宗宋詩觀，再方面闡說「肌理說」如何體現於蘇軾、黃庭堅詩歌之品藻中。兩相印證，可以相互發明。

今研究翁方綱《石洲詩話》，梳理其中述說蘇軾、黃庭堅之詩學文獻，同時注目書中有關唐宋詩異同，以及宋詩特色之論點。清人對蘇軾詩、黃庭堅詩之接受，宗唐宗宋詩學之消長流變，宋詩宋調之特徵與價值，藉此得以考見。乾嘉詩話對宋詩特色或正或反之闡釋，將有助於宋詩與宋調文學史地位之公允評價；繆

籍出版社，1995年），第七章第三節〈翁方綱、潘德輿〉，頁525-542。陳良運：《中國詩學批評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十二章，四、〈倡導「學人之詩」的「肌理」說〉，頁546-555。

⁴ 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清代第七章，五、〈潛移默轉：性靈與肌理〉，頁359-365。劉誠：《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第五章第三節〈肌理說〉，頁219-229。

⁵ 李豐楙：《翁方綱及其詩論》（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1975年），第326種。宋如珊：《翁方綱詩學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⁶ 何繼文：〈翁方綱對黃庭堅詩的評價〉，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4期（2012年1月），頁231-253。

⁷ 劉仲華：《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九章〈根柢經學的文學理念及其詩學思想〉，頁346-347。

鉞「唐宋詩異同」，⁸錢鍾書「詩分唐宋」說，⁹將因此而獲得更有力之佐證。

二、翁方綱《石洲詩話》論蘇軾、黃庭堅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名其室曰蘇齋、寶蘇室，推崇蘇軾為有宋一代詩人冠冕。著有《蘇詩補注》、《復初齋詩集》、《文集》、《石洲詩話》等。精於金石、譜錄，工於辭章之學；或以義理、考據、學問入詩，袁枚譏其「誤把抄書當作詩」。論詩主張「肌理說」，初欲補救神韻說之空寂，匡正格調說之模擬，而與性靈說分庭抗禮。¹⁰

翁方綱之肌理說，提倡實際、質厚、學問、詩法，以矯正王士禛（1634-1711）神韻說之空靈，救濟沈德潛（1673-1769）格調說之膚廓。格調說尊唐貶宋，以復古為中心；神韻說主唐詩，宗司空圖《詩品》、嚴羽《滄浪詩話》、徐禎卿《談藝錄》；¹¹肌理說主實，宗師蘇軾、黃庭堅，尤有得於宋詩中之江西派。肌理說論詩主學問，倡讀書，宗法宋人，其中自有乾嘉考據學風之體現。宋詩風格與唐詩不同，錢鍾書所謂「詩分唐宋」，最為簡明扼要。郭紹虞因謂：「唐詩可重在境象超詣，而宋詩則重在著實，所以與肌理說最為脗合。」¹²翁方綱既受乾嘉考據學風與山谷影響，於是說詩論學，乃疏離唐詩之價值系統，以宋詩特色為詩學基點，外通於學理，內達於詩理，而且打通經學與詩學、貫通學人、才人、詩人之詩。簡言之，肌理說堪稱學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理論之結穴。明代前後七子之宗法盛唐，相對於唐詩風格而言，宋詩「以學為詩、以理為詩」之異質傳統，經由翁氏《石

⁸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論宋詩〉，頁36-37。

⁹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一、〈詩分唐宋〉，頁1-5。

¹⁰ 杜甫〈麗人行〉形容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2〈麗人行〉，頁156。骨肉之勻稱，關係肌理之細膩。肌在外，欲其美好；理在內，求其充實。翁方綱多談「理」，少言「肌」，蓋談理而肌自附其中。參考陳良運：《中國詩學批評史》，頁547-549；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頁361-363。

¹¹ 鄒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第五章第三節〈王士禛〉，頁312-332；第七章第一節〈沈德潛〉，頁447-451。

¹²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七三〈翁方綱肌理說〉，頁521。

洲詩話》之強調，知識與義理可以獨立自成系統，足與抒情詩學相抗衡。¹³

南宋以來詩壇之唐宋詩之爭，中經滿清肇建，直到中日甲午戰敗，乃蔚為「桃唐禰宋」之紛爭，前後約 250 年。¹⁴桃唐禰宋之消長盛衰，既攸關世運升降，亦是才人代出，各領風騷之形勢使然。其中，清代乾嘉詩學之雲蒸霞蔚，自是一大關鍵。為辨章學術，考鏡淵流，筆者檢閱《石洲詩話》卷三、卷四、卷七、卷八，有關論述宋詩之資料，梳理其中品評蘇軾、黃庭堅詩，以及論斷宋詩之資料，徵引 30 餘則。為便於闡說，概括為兩大主軸，擬分（一）推崇蘇軾之人格與風格；（二）稱揚黃庭堅詩之造詣；（三）標榜宋詩之特色；（四）揭示唐宋詩之異同四大層面闡說之：

（一）推崇蘇軾之人格與風格

蘇軾（1036-1101），號東坡，為宋詩宋調之代表，與黃庭堅（1045-1105）齊名，並稱蘇、黃。南宋初，呂本中十分推崇蘇軾，《童蒙訓》以為：「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眾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王十朋注蘇詩，亦稱：「東坡文章冠天下，日月爭光薄風雅。」流風所至，更有所謂「蘇黃優劣之爭」，推崇蘇黃者固有之，而揚蘇抑黃、抑黃揚蘇，乃至一味貶斥蘇黃者亦有之。¹⁵

其後，歷經金元、明代、清初詩界有所謂「唐宋詩之爭」，¹⁶於是宗唐詩學所云「宋詩之習氣」、「非詩之特色」，多以之指斥蘇軾、黃庭堅詩歌，以為詩品卑下不足道矣。然經明末公安三袁、清初宗宋詩家之反撥辯證，乾嘉詩話評點之顯微闡幽，於是蘇、黃漸受肯定，宋詩宋調漸受褒美。其間之消長盛衰，形成宋詩接受史，唐音與宋調之流變，亦由此可見一斑。¹⁷

翁方綱特別推崇蘇軾，以「蘇齋」、「寶蘇室」名其書房，〈宋槧施顧注蘇詩題跋鈔〉所謂：「我齋蘇齋室蘇室，日以蘇集充咀嚼。又寶蘇書與集配，……

¹³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十五章〈學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理論的總結：翁方綱以宋詩為基點的詩學〉，頁 665-673、724-725。

¹⁴ 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清代第七章：桃唐宗宋〉，頁 297-382。

¹⁵ 王友勝：〈歷代蘇黃詩優劣之爭及其文學史意義〉，《中國蘇軾研究》第 3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年），頁 83-100。

¹⁶ 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長沙：岳麓書社，1983 年）。

¹⁷ 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五章〈「家弦戶習皆東坡」——清代復熾期〉，頁 263-413。

展詩拜像同遐睎。」¹⁸其景仰推崇可以想見。《復初齋詩文集》載：每逢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翁氏必「敬設東坡像，奉薦筍脯」；「招集同人，置酒蘇齋，瞻拜遺像」；文人藉此雅集，為作東坡生日，多有賦詩唱和者。¹⁹王友亮賦詩云：「翰林雅有嗜蘇癖，瓣香直接源流探」，²⁰翁方綱之嗜蘇成癖，其傾倒佩服，足見其詩學之宗法與旂向。

翁方綱《石洲詩話》，論詩標榜宋詩宋調，推崇蘇軾、黃庭堅，稱美宋詩之優長，為乾嘉宗宋詩話之砥柱。《石洲詩話》卷三載錄有關蘇軾評論之文獻，凡六十餘則，或稱美其魄力雄大，橫絕萬古；或推崇蘇詩浩瀚淋漓，生氣迥出；或闡揚東坡詩之美妙，或批判蘇詩之不足，或考據寺廟、山川、名物、制度、用韻等等。首先，翁方綱推崇蘇軾〈石鼓歌〉，以為「魄力雄大，不讓韓公」，於是較論蘇、韓二家同題共作之優劣得失，如：

蘇〈石鼓歌〉，〈鳳翔八觀〉之一也。……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眾星」、「缺月」、「嘉禾」錯列於後，以「鬱律蛟龍」、「指肚」，「箝口」渾舉於前，尤較韓為斟酌動宕矣。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²¹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²²

¹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集外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5〈十二月十九日東坡公生日同人集蘇齋薦筍脯……〉；卷16〈坡公生日諸公同集蘇齋〉，《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2冊，頁513-523。

¹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5〈寶蘇室研銘記〉，頁60；卷13〈坡公笠屐像贊〉、〈蘇文忠笠屐像贊〉，頁138。《復初齋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1冊，〈十二月十九日東坡先生生日同人集蘇齋拜像作〉，頁45；卷39〈臘月十九諸公集蘇齋作坡公生日……〉，頁361；卷41〈蘇齋圖〉，頁376；卷49〈雪後蘇齋作坡公生日〉，頁452。

²⁰ [清]王友亮：〈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翁學士招集蘇齋，瞻拜遺像……〉，《雙佩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6，頁8A。

²¹ [唐]韓愈著，錢仲聯繫年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7〈石鼓歌〉，頁346-351。

²²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卷3，頁1407。

蘇軾〈石鼓歌〉，²³諸家推崇備至。王士禛稱其「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勍敵」；汪師韓評為「雄文健筆，句奇語重，氣魄與韓退之作相埒而研鍊過之」；紀昀則許其「精悍之氣，殆駕昌黎而上之」；方東樹亦賞其「飛動奇縱，有不可一世之概」。²⁴由此觀之，翁方綱評此詩，以為「魄力雄大，不讓韓公」，可謂英雄所見。與韓愈〈石鼓歌〉相較，蘇詩則重初見情狀，將石鼓文漫漶難識，就近取譬表出，與韓詩不同者在此。

〈石鼓歌〉為蘇軾早歲之作，固已新奇若是，〈王維吳道子畫〉一詩，亦為〈鳳翔八觀〉之一，品題畫藝，又自不同，如：

〈王維吳道子畫〉一篇，亦是描寫實際，且又是兩人筆墨，而浩瀚淋漓，生氣迴出。前篇〈石鼓歌〉尚有韓歌在前，此篇則古所未有，實蘇公獨立千古之作。即如「亭亭雙林間」直到「頭如鼉」一氣六句，方是個「筆所未到氣已吞」也。其神彩，固非一字一句之所能盡。……看其王維一段，又是何等神理！有此鍛冶之功，所以貴乎學蘇詩也。²⁵

蘇軾〈王維吳道子畫〉，²⁶較論吳、王二家之畫風：吳道子為畫工畫之代表，士人畫則以王維為祖始。前者重形似、寫實，後者主神似、抒情。翁方綱稱賞此詩，以為「浩瀚淋漓，生氣迴出」，「古所未有，獨立千古」之作。尤其欣賞蘇詩描述吳道子畫，以為有「筆所未到氣已吞」之神彩。案：蘇軾撰〈書吳道子畫後〉稱：「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跋吳道子地獄變相〉云：「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于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²⁷觀此，有助於

²³ [宋]蘇軾：《蘇軾詩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卷3〈鳳翔八觀·石鼓歌〉，頁100-108。

²⁴ 曾棗莊主編：《蘇詩彙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卷3，引[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2、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1、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4、方東樹《昭昧詹言》卷1，頁112-114。

²⁵ 《石洲詩話》，卷3，頁1407。

²⁶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3〈王維吳道子畫〉，頁108-110。

²⁷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70〈書吳道子畫後〉，頁2210。又，〈跋吳道子地獄變相〉，頁2213。

理解翁方綱之評述。至於蘇詩〈王維吳道子畫〉敘寫王維一段，翁方綱獨稱賞其「鍛冶之功」的神理，論詩亦即其「肌理」說之體現。

翁方綱對東坡所作〈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²⁸最稱情有獨鍾，有三則詩話述及此詩，其中如：

「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是題畫詩，所以並不犯呆。而劉須溪豈有不知，《歸田錄》之譏，不必也。題畫則可，賦景則不可，可為知者道耳。²⁹

「沙平風軟望不到」，用以題畫，真乃神妙不可思議，較之自詠望淮山不啻十倍增味也。昔唐人江為題畫詩，至有「樵人負重難移步」之句，比之此句，真是下劣詩魔矣。而評者願以引用小姑事，沾沾過計，蓋不記此為題畫作也。³⁰

東坡題畫諸作，為杜甫之後最大家，不但展示「見詩如見畫」之再現畫面內容而已，又體現「以畫法為詩法」諸「詩中有畫」藝術，追求「筆補造化」之畫境拓展，堪稱兩宋以降題畫詩之宗師。³¹《石洲詩話》特別欣賞〈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題畫詩，以為有二妙：其一，「沙平風軟望不到」句，「用以題畫，真乃神妙不可思議」：平遠幽遠之視野，蔚為畫境延展之無限，固其佳處；而以「風軟」形容風力微弱，船行緩慢，落實「望不到」之審美感受，變靜為動，化美為媚，所謂「十倍增味」者指此。其二，結尾「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妙在逢場作戲，打諢通禪。呂本中《童蒙訓》稱：「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

²⁸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山蒼蒼，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絕猿鳥去，惟有喬木攬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久與船低昂。峨峨兩煙鬟，曉鏡開新妝。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蘇軾詩集》，卷 17，頁 837。

²⁹ 《石洲詩話》，卷 3，頁 1412。

³⁰ 同前註。

³¹ 張高評：《創意造語與宋詩特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 年），第七章〈蘇軾黃庭堅題畫詩與詩中有畫——以題韓幹、李公麟畫馬詩為例〉，第八章〈蘇軾題畫詩與意境之拓展〉，頁 287-387。

劇，打猛譚入，卻打猛譚出也」，³²可據以解讀此詩：故意將小孤山訛為小姑，澎浪磯轉為彭郎，於是生發一段小姑嫁彭郎之奇思妙想，此切合遊戲三昧所謂「戲言近莊，反言顯正」；以譚為詩所謂「出場要須留笑，退思有味」。³³宗唐詩話未悟此詩之妙，遂如紀昀批蘇詩所云：「末二句佻而無味，遂似市井惡少語，殊非大雅所宜。」³⁴《石洲詩話》稱：「評者顧以引用小姑事，沾沾過計，蓋不記此為題畫作也」；所謂「題畫則可，賦景則不可」，反駁有理。除此之外，《石洲詩話》再「就俚語尋路打譚」闡釋此詩：

譏此詩者，凡以為事出俚語耳。不知此詩「沙平風軟」句，及「山與船低昂」句，則皆公詩所已有，此非復見語耶？奈何置之不論也？試即以〈潁口見淮山〉一首對看，而其妙畢出矣。彼云「青山久與船低昂」，故以「故人久立」結之。「故人」即「青山」也，初無故事可以打譚也。但既是即目真話，亦不須借語打譚，始能出場也。至此首，則「舟中賈客」，即上之「棹歌中流聲抑揚」者也，「小姑」，即上「與船低昂」之山也，不就俚語尋路打譚，何以出場乎？況又極現成，極自然，繚繞縈回，神光離合，假而疑真，所以復而愈妙也。³⁵

翁氏運用比較法，討論東坡〈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二詩，後者既為山水詩之書寫，但「即目真話」，「初無故事可以打譚」。前者為題畫詩，「棹歌中流聲抑揚」之「舟中賈客」，面對「與船低昂」之小孤（姑）山，若不「臨了打譚」，如何出場？以譚為詩，結合化俗為雅，《石洲詩話》評為「極現成，極自然，繚繞縈回，神光離合，假而疑真，所以復而愈妙」；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稱其「神完氣足，適轉空妙」，宗宋詩話對蘇詩之推崇，由此可見

³² [宋]陳善《捫蝨新語》下集卷1：「山谷嘗言：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打譚，方是出場。」[宋]俞鼎孫、俞經編：《儒學警悟》（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卷36，頁201。

³³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柒、雜劇藝術對宋詩之啟示〉，頁383-393。

³⁴ [清]李香巖（鴻齋）手批：《紀評蘇詩》（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卷17，頁11。

³⁵ 《石洲詩話》，卷3，頁1412。

一斑。

提倡讀書博學，厚積薄發，長於使事用典，為東坡詩之一大特色，所謂以才學為詩、學人之詩者是，此正貼合翁方綱「肌理」說之內涵。翁方綱稱：「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東坡作詩，最長於此道。《石洲詩話》卷一曾舉東坡〈和張耒高麗松扇〉詩，以及〈木山〉詩為例，謂可作杜甫〈古柏行〉注腳，更稱美東坡用事之善於脫化，肯定使事用典為蘇詩之能事。趙翼《甌北詩話》曾推崇東坡詩之使事用典，謂學富筆靈，觸手生春；³⁶《石洲詩話》亦讚賞東坡之使事富縟，以為使事即其妙處：

《宋詩鈔》之選，意在別裁眾說，獨存真際，而實有過於偏枯處，轉失古人之真。如論蘇詩，以使事富縟為嫌。夫蘇之妙處，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即其妙處。奈何轉欲汰之，而必如梅宛陵之枯淡、蘇子美之松膚者，乃為真詩乎？且如開卷〈鳳翔八觀〉詩，尚欲加以芟削，何也？餘所去取，亦多未當。蘇為宋一代詩人冠冕，而所鈔若此，則他更何論！³⁷

翁方綱批評吳之振《宋詩鈔》選詩之偏枯失真，尤其「論蘇詩，以使事富縟為嫌」，以為去取論說「多未當」。推崇蘇軾「為宋一代詩人冠冕」；「蘇之妙處，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即其妙處」，誠然。蘇軾〈稼說送張琥〉稱：「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使事用典如是之得心應手，富瞻多方，正東坡詩之卓犖處。又如：

《容齋三筆》謂：「蘇公〈百步洪〉詩，重複譬喻處，與韓〈送石洪序〉同」。此以文法論之，固似矣；而此詩之妙，不盡於此。今之選此詩者，但以〈百步洪〉原題為題，而忘其每篇自有本題。此篇之本題，即序中所謂「追懷曩遊，已為陳迹」也。試以此意讀之，則所謂「兔走隼落」、「駿馬注坡」、「絃離箭脫」、「電過珠翻」者，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此是何等神光！而僅僅以疊下譬喻之文法賞之耶？查初評此詩，亦謂「連用比擬，古所未有」。予謂此蓋出自《金剛經》偈子耳。³⁸

³⁶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1195。

³⁷ 《石洲詩話》，卷3，頁1412。

³⁸ 同前註，頁1412-1413。

東坡所作山水詩，多饒理趣禪味。《石洲詩話》曾云：「河溪（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二語，足以概括其詩。宋洪邁《容齋三筆》、查慎行《初白庵詩評·東坡詩評》欣賞東坡〈百步洪〉山水詩，皆聚焦於連用七譬喻，贊歎其「古所未有」。翁方綱則慧眼獨具，特別關注詩序所謂「追懷曩遊，已為陳迹」之詩意，以為「兔走隼落、駿馬注坡、弦離箭脫、電過珠翻」七喻，妙在脈注綺交，「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此真東坡知音，不「僅僅以疊下譬喻之文法賞之」為已足。翁方綱肌理說，標榜「細密精深」之詩美，稱揚勤苦鍛煉之作詩工夫，所以《石洲詩話》卷三稱：「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詳下文）因此，稱賞蘇公〈百步洪〉詩，關注在「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之神光。又如：

〈汲江煎茶〉七律，自是清新俊逸之作。而楊誠齋賞之，則謂「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此等語，誠令人不解。如謂蘇詩字句皆不落凡近，則何篇不爾？如專於此篇刻求其奇處，則豈他篇皆凡近乎？且於數千篇中，獨以奇推此，實索之不得其說也。豈誠齋之於詩，竟未窺見深旨耶？此等議論，直似門外人所為。³⁹

品評蘇軾〈汲江煎茶〉七律，以為「清新俊逸之作」。然不贊同楊萬里《誠齋詩話》以「奇」品題本詩，以為令人不解。進而指出：「蘇詩字句皆不落凡近，則何篇不爾？」所謂奇，有奇特、奇崛、新奇、奇異諸風格；元好問〈論詩絕句〉之二十二評蘇黃詩：「奇外無奇更出奇」，蓋推崇蘇、黃破壞唐體以成宋調者。誠齋說此詩，只在凸顯「奇外出奇」而已，與翁氏所謂「清新俊逸」相去亦不甚遠。且以不落凡近指稱蘇詩，與方東樹《昭昧詹言》論詩美主張避熟超凡，求與人遠，⁴⁰可以相發明。

翁方綱評價東坡詩，發揮實事求是之考證精神，往往愛而知其惡，於瑕不掩瑜處，亦多斥言指陳，如評論〈和秦太虛梅花〉之押韻不甚稱，〈石鼓歌〉之魄力雄大，〈武昌西山〉詩之不減少陵，〈題李伯時淵明圖〉之本小杜而更加超脫，〈送小本禪師歸法雲〉、〈過大庾嶺〉之用李杜句而自擺脫，〈柏家渡〉在蘇集

³⁹ 同前註，頁 1416-1417。

⁴⁰ 參考張高評：〈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與陌生化〉，《文與哲》第 14 期（2009 年 6 月），頁 129-135。

中非其至者，〈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結二句言外有神。尤其長篇考證蘇軾〈別子由〉詩之次第，稱「初創」者，謂不忍遽別，故特加「初」，以志驚目之筆。凡此瑣瑣，得失利病判然可睹，頗便於讀者之品賞。又如：

〈五禽言〉，亦近〈竹枝〉之神致。梅詩〈四禽言〉，惟〈泥滑滑〉一首，為歐公所賞，果然神到。其餘亦無甚佳致。蘇詩五首，亦不為至者。⁴¹
歐公詠雪，禁體物語，而用「象笏」字，蘇用「落屑」字，得非亦「銀」、「玉」之類乎？蘇詩又有「聚散行作風花瞥」之句，「花」字似亦當在禁例。⁴²

翁方綱獨賞梅堯臣〈四禽言·泥滑滑〉詩，以為「果然神到」；相形之下，東坡〈五禽言〉詩，「亦不為至者」。又評論歐、蘇禁體詠雪詩，用象笏、落屑、花，近似銀、玉等白色系列字，顯然觸禁犯令。蘇軾〈聚星堂雪〉詩〈序〉論禁體物語，所謂「於艱難中特出奇麗」，信乎「因難見巧」之難能可貴也。

翁方綱喜以考據說詩，見於《石洲詩話》者，如說月華寺、曹溪口、〈試院煎茶〉、〈呈諸試官〉與科學、〈陽關詞三首〉之聲調、惠州〈真一酒〉及儋酒、〈真一酒歌〉與釀酒等等，不一而足。又好摘句品賞佳妙，如稱〈石蒼舒醉墨堂〉一意翻轉，〈夜泛西湖五絕〉為空絕古人，〈答任師中家漢公五古〉屬對奇特，〈讀孟郊詩二首〉善為形容，〈芙蓉城〉篇以頓歇見其音節，〈和秦太虛梅花〉押韻不甚稱等等，其中自有其詩學理念在也。

（二）評騭黃庭堅詩之造詣

蘇軾、黃庭堅為宋詩宋調之代表。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稱：「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⁴³劉克莊《後村詩話》亦云：「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⁴⁴世所謂元祐體，指東坡體、山谷體；

⁴¹ 《石洲詩話》，卷3，頁1413。

⁴² 同前註，頁1415。

⁴³ [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2005年），〈詩辨〉，頁26。

⁴⁴ [宋]劉克莊撰，王秀梅點校本：《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前集卷2，

且所謂元祐學術，亦指蘇、黃二家之詩文。東坡、山谷二家，正是宋詩之代表，宋調之典範。

宋詩之有蘇、黃，猶唐詩之有李白、杜甫。由於宗派指向與審美趣味之異同，中唐以降，詩家好談「李杜優劣論」；⁴⁵南宋開始，文壇則喜言「蘇黃爭名說」。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首揭蘇、黃爭名，相互譏誚之說，吳炯《五總志》、王若虛《滹南詩話》等附和之；王楙《野客叢書》謂蘇、黃互相推許，未嘗相互譏誚。⁴⁶從諸家所言爭名、譏誚，以及優劣軒輊、因革得失之間，蘇、黃二家風格之異同，已呼之欲出。

翁方綱論詩，主張肌理說，所謂「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以實求詩、內容上求實意，藝術上求實法，與王士禛之神韻說，沈德潛之格調說，袁枚之性靈說並稱。以實求詩，始於宋代黃庭堅論詩標榜「質厚」。翁方綱論詩，很重視黃庭堅論詩之「質厚」二字，曾云：「吾嘗寶山谷二言曰：『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三十年來，與天下賢喆論文，不出此語。」⁴⁷翁方綱論詩，極力推重杜甫，同時，亦推崇學杜有成之黃庭堅，所作〈題漁洋先生戴笠像〉稱：「古今善學杜者，無若義山、山谷；義山、山谷貌皆不似杜者也。」⁴⁸文求實際，詩本質厚，此翁方綱論詩得於黃庭堅之外，又有所謂「以古人為師」，且追求「窮形盡變之法」者。⁴⁹

翁方綱最尊崇蘇軾，東坡生日，敬設東坡笠屐小像祭拜，而以黃庭堅、王守仁、毛奇齡、朱彝尊等先賢配享。六月十二日，為黃庭堅生日，翁氏於是日往往「拜像賦詩」；黃庭堅詩三集注本刻成，亦集同學於「黃山谷像前，薦筍脯賦詩」。⁵⁰郭紹虞論翁方綱肌理說，曾言：「翁氏於詩，以得宋時江西派者為多；翁氏於學，

頁 26。

⁴⁵ 參考馬積高：〈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蔡鎮楚：〈論歷代詩話之李杜比較論〉，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 2 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 年），頁 289-300、309-318。

⁴⁶ 參考曾棗莊：《評蘇黃爭名說》，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88-204。

⁴⁷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82 冊，卷 4〈貴溪畢生時文序〉，頁 47。

⁴⁸ 同前註，卷 24〈題漁洋先生戴笠像〉，頁 338。

⁴⁹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521-522。

⁵⁰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81 冊，卷 13〈黃文節公像贊〉，

以得於當時考據派者爲多。」⁵¹黃庭堅提倡詩法，由於有門可入，有法可尋，因此天下從風，號稱江西詩派，率以山谷爲宗師。翁方綱亦好講詩法，著有《詩法論》，主張以治學態度論詩，以考據之法爲詩，曾自道：論詩有得於山谷之詩法者二，說已見前。由此觀之，黃庭堅詩法之於翁方綱，自是蘇軾以外，瓣香與私淑之宋詩大家。

唯翁方綱《石洲詩話》，專論山谷詩，數量雖不多，要皆推崇備至，儼然江西詩社宗派之祖，許其上接杜甫，同爲宋調之開山。宋敖陶孫《詩評》以形象語論詩，曾謂：「山谷如陶弘景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⁵²只言其風神韻味耳，翁方綱則圖譜其支派之流衍，而凸顯山谷在江西詩學之始祖尊寵，以及宋詩之宗主地位，如：

……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至六一、坡公，巋然爲大家，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非必鍛煉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⁵³

考察翁方綱肌理說，大抵宗法黃庭堅、江西詩派。山谷「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二言，爲其肌理說之歸趣。歐陽脩、蘇軾、黃庭堅同爲宋詩宗祖，南宋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特別拈出「鍛鍊勤苦」四字，作爲黃庭堅「爲本朝詩家宗祖」之特徵，遂與歐、蘇「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不同。翁方綱稱述劉克莊論山谷詩之言，謂「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云云，即是所謂「鍛鍊勤苦」之工夫。特別是在句律、體制、古書、異聞方面之盡心致力，以及「隻字半句不輕出」之推敲商榷，與翁方綱肌理說之主學問、重考據風味近似。

至於蘇軾、黃庭堅皆宋詩大家，爲何宋人皆「桃蘇祖黃」？是亦有說：

頁 138。

⁵¹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519。

⁵² [宋]敖陶孫：《詩評》，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 7 冊，《敖器之詩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7541。

⁵³ 《石洲詩話》，卷 4，頁 1426。

不然，而山谷自為江西派之祖，何得謂宋人皆祖之？且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未必皆以為銓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豈僅與厥原一刻爭勝毫釐！蓋繼往開來，源遠流長，所自任者，非一時一地事矣。⁵⁴

據翁方綱之見，宋人作詩之典範選擇，所以捨蘇而取黃，至少有三大理由：其一，蘇詩純運以天才筆力，非凡人所可及；其二，「蘇之大處，不當南北宋風會」，較不具時代風會之特徵；其三，文學造詣太高，「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蘇軾之天才筆力，猶唐詩之李白，皆「站在時代的頂峰上」，⁵⁵睥睨群雄，一般詩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黃庭堅作詩之勤苦鍛煉，與杜甫近似：講究格律嚴謹，追求形似美感；專注於鏤心刻骨，極盡曲折深入之能事。⁵⁶此種詩風，與翁方綱詩學主張遙相契合，故推重黃庭堅詩，以為「繼往開來，源遠流長」。

另外，翁方綱更強調山谷詩之開枝散葉，沾溉無窮：

山谷詩，譬如榕樹自根生出千枝萬幹，又自枝幹上倒生出根來。若教器之論，只言其神味耳。⁵⁷

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序〉曾稱：「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劉克莊《江西詩派·黃山谷》更推崇之，以為「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窮極歷代體制之變」，「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正宗。」所創江西詩派，蔚為宋調之典型，與蘇軾齊名，並稱蘇黃。故《石洲詩話》品題山谷詩，譬況如此。

山谷詩師法杜甫，陳師道棄其舊而學焉，時稱黃、陳，皆江西派中人。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稱：「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

⁵⁴ 《石洲詩話》，卷4，頁1426。

⁵⁵ 林庚：《唐詩綜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詩人李白〉，頁155。關於李白詩出於天才，參考羊春秋：〈論「一李九杜」與「一杜九李」的審美差異〉，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2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303-304。

⁵⁶ 馬積高：〈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李白研究論叢》第2輯，頁299-300。

⁵⁷ 《石洲詩話》，卷4，頁1427。

雖並稱，其中豈無軒輊？《石洲詩話》比較二家之詩，以為黃庭堅詩較勝，高不可攀：

後山贈魯直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又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此其所以敘入紫微宗派之圖也。任天社云：「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為作注。而敖器之亦謂「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研，不求賞識」。昔漁洋先生嘗疑天社之語未盡然，而謂「後山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按《詩林廣記》云：「後山之詩，近於枯淡。」愚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後山則益無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為辭耶？若黃詩之深之大，又豈後山所可比肩者！蓋元祐諸賢，皆才氣橫溢，而一時獨有此一種，見者遂以為高不可攀耳。⁵⁸

《石洲詩話》羅列陳師道、任淵、敖陶孫之說，終引王士禛之疑作論斷，以為陳師道「視蘇黃遠矣」。再援引蔡正孫《詩林廣記》卷六，說「後山之詩，近於枯淡！」指稱何只枯淡，乃「益無可回味處」。《朱子語類》亦以為「後山雅健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⁵⁹《石洲詩話》批判陳師道若干缺失，然後表揚褒崇黃庭堅，以為「黃詩之深之大，又豈後山所可比肩者！」終則譽為「一時獨有」、「高不可攀」，稱美推重可謂極矣。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曾云：「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⁶⁰擺脫沿襲，自出己意，始能新變代雄，自成一家。清袁枚不云乎：「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使不變，不足以為唐，亦不足以為宋也。」⁶¹此乃沿襲前人與新變代雄之辯證，蘇軾、黃庭堅「自出己意以為新」，追求陌生新奇，亦所以變唐為宋。翁方綱於此，曾為黃庭堅詩之新奇辯護：

⁵⁸ 同前註，頁 1427-1428。

⁵⁹ [宋]蔡正孫：《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卷 6〈陳后山〉，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 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頁 581-582。

⁶⁰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辨〉，頁 26。

⁶¹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1993 年），《袁枚全集》第 2 冊，卷 17〈答沈大宗伯論詩書〉，頁 1502。

魏泰道輔《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瓊羽，往往失鵬鯨。』此論雖切，然未盡山谷之意。後之但求渾厚者固有之矣，若李空同之流，殆所謂『鵬鯨』者乎？」⁶²

魏泰《隱居詩話》稱：黃庭堅作詩，「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故詩句生發「新奇」之藝術效果。趙翼《甌北詩話》曾言：「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⁶³黃庭堅作詩，刻意使用古人未嘗使用之奇特字，蔚為陌生與新奇之閱讀效應。此與翁方綱肌理說，標榜「以古人為師」，正本探源，與以學問為詩諸提法，遙相契合。故批評《隱居詩話》評山谷詩：「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云云，以為「未盡山谷之意」。翁方綱之意以為，作詩若「新奇」與「渾厚」未能兼顧，寧可失之渾厚，而但取「新奇」。肌理說之內涵，較近宋詩風格，而遠離唐詩特色，亦由此可見一斑。

翁方綱頗賞識黃庭堅詩之新奇創發，以為絕句可繼唐賢，而五古之氣骨尤高。其中自有翁氏所謂「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諸實際」之詩學體現在，如云：

「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阮亭自謂其「月映清淮河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勝於前句。至若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而後人有句云：「揮毫對客曹能始，閉閣焚香尹子求。」此不謂之襲舊乎？⁶⁴

阮亭所舉宋賢絕句可繼唐賢者凡數十首，然何以不舉山谷〈廣陵早春〉之作云：「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⁶⁵

山谷於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特其氣骨高耳。⁶⁶

⁶² 《石洲詩話》，卷3，頁1423。

⁶³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頁1202。

⁶⁴ 《石洲詩話》，卷4，頁1425。

⁶⁵ 同前註。

⁶⁶ 同前註，頁1426。

翁方綱追求「以學問爲詩」，故較欣賞鍛煉勤苦，資書以爲詩之作品，如上引述王漁洋之勝句，推崇黃山谷詩之創新；以及推舉山谷〈廣陵早春〉絕句，以爲可以上繼唐賢。朱自清曾論述宋詩之精華，以爲在「工於形容，工於用事，工於組織」方面；⁶⁷此與翁方綱所倡「肌理」說，可以相呼應。至於古體詩，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稱山谷：「作爲古律，自成一家」；元劉暉《隱居通義》卷八亦云：「山谷所長在古體」；持此以觀《石洲詩話》所指山谷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蓋工於形容，工於用事，工於組織，即「學必以考據爲準，文必求其實際」之發用。

翁方綱推崇黃庭堅詩，以爲「得未曾有」，心目中之地位僅次於蘇軾。有關論述，除見於《文集》、《詩集》、《甌北詩話》外，又見於爲〈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作注之文字中。王漁洋撰〈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有言：「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饗杜陵人。」王漁洋專以「清新」看待黃詩，卻又「未許傳衣」杜陵，翁方綱不以爲然：

……其實山谷學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奚不可？……山谷是江西派之祖，又何待言！然而因其作江西派之祖，即不許其繼杜，則非也。吾故曰：遺山詩初非斥薄江西派也，正以其在論杜一首中，與義山並推，其繼杜則即不作一方之音限之可矣。此不斥薄江西派，愈見山谷之超然上接杜公耳。⁶⁸

陳師道謂：山谷詩「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許尹題任淵注《黃陳詩》，亦以爲「本於老杜而不爲」；⁶⁹此猶清王文誥說蘇軾詩，稱「公詩未嘗無李杜，而妙在下筆不必定似李、杜」，⁷⁰所謂能入能出，不似之似。張戒《歲寒堂詩話》載：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呂本中以爲「魯直得子美之髓」，至於佳妙處，

⁶⁷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什麼是宋詩的精華〉，頁579。

⁶⁸ 《石洲詩話》，卷8，頁1507。

⁶⁹ [宋]陳師道：《後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10〈答秦觀書〉，頁9；[宋]許尹：《黃陳詩集注·序》，[宋]黃庭堅著，[宋]任淵注：《山谷詩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雙井祠堂藏板，卷首，頁7。

⁷⁰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卷3〈石鼓歌〉評語，頁103。

則「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⁷¹張戒所謂「發明」，呂本中所謂「死蛇活弄」，王文誥所謂「下筆不必定似」，此即翁方綱所云：「山谷學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稱：黃庭堅「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摩。」⁷²可見山谷詩不但為江西派宗祖，宋人亦「皆祖之」，所謂繼往開來，源遠流長者也。翁方綱辯元好問〈論詩絕句〉，本「不斥薄江西派，愈見山谷之超然而上接杜公耳」，批評王漁洋〈戲仿論詩絕句〉「不許其繼杜」之非是。誠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由於極辯王漁洋「不許其嗣杜」、「未許其傳衣」之非，乃指出關鍵在「寧」字之正確理解，導致山谷知己如漁洋，亦不免誤讀：

近日如朱竹垞（彝尊）論詩，頗不愜於山谷。惟漁洋極推山谷，似是山谷知己矣，而此章卻又必拘拘置之江西派，不許其嗣杜。……遺山「寧」字，百鍊不能到也。……只此一箇「寧」字，其心眼並不斥薄江西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圓到，面面具足。有此一「寧」字，乃得上二句學杜之難，與學義山之失真，更加透徹也。

73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二十八：「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⁷⁴翁方綱斷然指出：遺山「寧」字，百鍊不能到也。案：寧，古漢語之義，指寧願、或寧可。用於動詞前，表示施行動作之堅決與情願。⁷⁵由此觀之，翁方綱所謂「只此一個『寧』字，其心眼並不斥薄江西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圓到，面面具足」，其說可信。陳衍《詩評彙編》：「覃溪自命深於學杜，其實所知者，山谷之學杜處耳。」⁷⁶翁方綱所服膺在少陵，瓣香在東坡，

⁷¹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卷上，頁463。

⁷² [宋]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頁478。

⁷³ 《石洲詩話》，卷8，頁1507。

⁷⁴ [金]元好問撰，郭紹虞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82。

⁷⁵ 王海棻、趙長才等：《古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寧〉，頁228。

⁷⁶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乾隆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引陳衍：《詩

而私淑則在山谷；由其迴護辯解，略可知其端倪。據此可知，「肌理」說之內涵，實與黃庭堅、江西派連結不解之緣。

三、翁方綱《石洲詩話》說宋詩宋調

(一) 標榜宋詩之特色

所謂宋詩特色，乃相對於唐詩特色而言。日本京都學派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影響十分深遠。⁷⁷繆鉞闡述「唐宋詩異同」之見解，錢鍾書提倡「詩分唐宋」之觀點，大體多不出「內藤命題」之範疇。⁷⁸筆者繼踵先賢，亦探研宋詩特色，大抵可以「傳承開拓」、「新變代雄」、「會通化成」、「創製造語」、「自成一家」五語概括之。所著系列專著，凡所論斷，皆舉宋代詩歌、詩話文獻為說。今再考察清代乾嘉宗宋詩話，選擇《石洲詩話》為例，闡述其書所述之宋詩特色。

翁方綱著有《詩法論》，其中有云：「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有立乎其節目，立乎其肌理界縫者，此法之窮形盡變也。」其所謂「法」，分為正本探源與窮形盡變二類，其實兩位一體。⁷⁹就窮形盡變而言，蘇軾作詩往往師法古人，而不襲用其組織，乃作古今不經人道語；黃庭堅得法於杜甫，然「學少陵而不為」，故能自成一家。⁸⁰就正本探源而言，翁方綱主張以學

評彙編》，第9冊〈翁方綱〉，頁5457。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附錄引〈翁方綱傳〉，頁511。

⁷⁷〔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原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年2月），頁1-12；又見黃約瑟譯文，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卷〈通論〉，頁10-18。參考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11卷（2005年12月），頁5-56；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頁125-171。

⁷⁸王水照：《鱗爪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重提「內藤命題」〉，頁173-178。

⁷⁹〔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8〈詩法論〉，《清代詩文集彙編》本第382冊，頁82。

⁸⁰張伯偉：《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日本五山版冷齋夜話》，卷5〈荊公東坡警句〉，頁49。陳師道：《後山居士文集》，卷10〈答秦觀書〉，頁9。

問為詩，郭紹虞稱：「肌理之說，也只有宋詩作風纔可與之配合」，⁸¹翁方綱論詩之宋詩傾向，由此可見。

以考據為詩，標榜真才實學，由此觀之，宋詩之風格特質正符合其「肌理」說之詩學主張。黃庭堅「以古人為師」之提法，曾影響翁方綱，〈格調論中〉所謂「凡所以求古者，師其意也；師其意則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凡所論述，即蘇、黃「學而不為」，自成一家之說。

蘇軾、黃庭堅為宋詩之代表，元祐學術之宗主。翁方綱《石洲詩話》謂：「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除外，黃庭堅自成一家，「遂為本朝詩家宗祖」。於是挑蘇者有之，祖黃者亦有之，蘇、黃二體遂為宋詩風格之所由來，宋調特徵之最大宗，說已見前。今選擇其中通論宋詩者如下，以見《石洲詩話》宗宋揚宋之一斑，如：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為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為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⁸²

翁方綱揭示「刻抉入裏」一語，作為宋詩特色之一。說理精，說部富，宋詩之益加細密，皆宋型文化之具體反映，與程朱所倡「格物致知」之精神其歸一揆。朱熹《大學章句》稱：「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⁸³此與宋詩之說理精詣、益加細密、刻抉入裏，可以相得益彰。清葉燮（1627-1703）《原詩》，推崇宋詩之「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亦可與翁方綱所謂「刻抉入裏」相發明。葉燮云：

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為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⁸⁴

⁸¹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521。

⁸² 《石洲詩話》，卷 4，頁 1426。

⁸³ 參考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十二章〈格物與致知〉，頁 284-293。

⁸⁴ 〔清〕葉燮：《原詩》，卷 1〈內篇上〉，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宋人生唐後，擁有豐厚之文學遺產，傳承接受之餘，當思有以開拓與發明。然唐詩之繁榮昌盛，誠如沈德潛所云：「菁華極盛，體製大備」，⁸⁵確實存在「開關真難爲」之困境。苟致力於「因難見巧，精益求精」，用心於「不經人道，古所未有」，期許獨創成就，追求自成一家，則葉燮所謂「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差堪彷彿。此所謂刻抉入裏、穿鑿出寶，相當杜甫所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之境界。錢鍾書《談藝錄》論宋詩稱：「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少年才氣發揚，遂爲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⁸⁶其說一揆。宋詩特色體現出「刻抉入裏」之精詣細密，與宋型文化之由博返約、單純收斂有關；⁸⁷乃宋代右文崇儒政策、士人「博觀厚積」學風之必然效應。翁方綱云：

說部之書，至宋人而富，如姚令威、洪容齋、胡元任、葛常之、劉後村之屬，不可枚舉。此即宋人注宋詩也。不此之取，而師心自用，庸有當乎？

88

由於印本文化之崛起，促成圖書傳播之多元，加上宋人自覺超勝之意識，於是筆記小說如雲蒸霞蔚，在兩宋著述繁多，形成一代風尚，此非有專業學養，博觀厚積，不足以成事。翁方綱列舉宋人說部，兼含筆記與小說，如姚寬《西溪叢語》2卷、洪邁《容齋隨筆》五集74卷、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100卷、葛立方《韻語陽秋》20卷、劉克莊《後村詩話》14卷。就詩歌詮釋解讀之視角而言，要皆「宋人注宋詩」，值得參考借鏡之典範。翁方綱說詩，主張鍛鍊，以爲「情景脫化，亦俱從字句鍛鍊出」（《石洲詩話》卷三）。說部之書，無所不有，堪爲作詩素材取資之星宿海；翁氏既主張「以學問爲詩」、「詩必研諸肌理」，故主張取資宋人說部，如此，不但方便含英咀華，亦可以避免師心自用。又如：

年)，頁570。

⁸⁵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凡例〉，頁3。

⁸⁶ 錢鍾書：《談藝錄》，一、〈詩分唐宋〉，頁3-4。

⁸⁷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稱：唐代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宋代文化的精神及動態，「轉趨單純與收斂」，頁380。羅聯添：〈從兩個觀點試釋唐宋文化精神的差異〉，《唐代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上冊，頁231-250。

⁸⁸ 《石洲詩話》，卷3，頁1424。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與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祇剩得一段豐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為之。……⁸⁹

宋人之精詣細密詩風，翁方綱以為「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其言切中事理。依據《宋史·藝文志》之統計，宋初圖書才萬餘卷，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為 3327 部，39142 卷；其次仁宗、英宗兩朝，1472 部，8446 卷；其次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為 1906 部，26289 卷。上述數據，歷朝並未重複登載，而是「錄其所未有者」，終北宋之世，圖書數量「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相形之下，「唐人所自為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⁹⁰北宋圖書所以多唐代兩倍餘，印本圖書、右文政策是關鍵。誠如《宋會要輯稿》所載：摺紳家累代所藏世本，「往往鏤版以為官書，所在各自板行」；圖書傳播之效益，則如蘇軾所云：「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⁹¹相較於「傳錄之難」之唐代，宋代更方便於讀書學古。尤其是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派，宗師杜甫，主張作詩「無一字無來處」，皆從萬卷中來，信奉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故蘇軾稱：「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⁹²「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黃庭堅亦提倡讀書精博，以為有益於作詩，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因為「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欲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只有讀書精博一途。⁹²由此觀之，宋人之「讀書學古」只是「刻抉入裏」的一種手段，「不蹈襲唐人」是宋詩之消極原則，「自成一家」方是宋人之積極目標。

討論宋詩特色，自然涉及唐宋詩異同之課題。源流正變、因革損益，或可作為價值判斷之佐券。清代宗宋派詩論，如黃宗羲、葉燮、徐乾學、田雯、吳之振、

⁸⁹ 同前註，卷 4，頁 1427。

⁹⁰ [元]脫脫等：《宋史》，卷 202〈藝文一〉，《二十五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5032-5033。

⁹¹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1〈李氏山房藏書記〉，頁 359。

⁹²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臺北：學海書局，1985 年），卷 5〈和董傳留別〉、卷 6〈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卷 11〈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其一，頁 221、247、543。

朱彝尊、汪琬、汪師韓、全祖望等，多標榜新變以論宋詩。⁹³翁方綱《石洲詩話》引述朱彝尊之說，亦有類似之見，如：

竹垞云：「正者極於杜，奇者極於韓，此躋夫三峰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耳，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為文，談笑嬉褻以為尚，斯為不善變矣。」……⁹⁴

朱彝尊稱：「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耳，非能軼出唐人之上」，以正變觀看待唐宋詩，此清代宗宋詩話論詩之共識。然謂宋詩作者，「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論述太絕對、全面，此以優劣甲乙論唐宋詩，不盡合客觀之文學事實。唐宋詩風格不同，如何第分甲乙？唐代詩人自有優劣，宋代詩人亦自有高下，不可一概而論。至於以正變觀看宋詩，則是持平之論。程千帆序北京大學《全宋詩》亦曾云：

唐詩近風，主情，正也；宋詩近雅，主意，變也。非正，何由見變？非變，何由知正？正之與變，相反相成，道若循環，昭昭然明矣。⁹⁵

明袁中道曾言：「宋元承三唐之後，殫工極巧，天地之英華，幾洩盡無窮。為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寧各出手眼，各為機局，以達其意所欲言，終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⁹⁶清袁枚亦以「學唐變唐」看宋詩，所謂「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不足以為唐，亦不足以為宋也。」⁹⁷袁枚以流變觀點，詮釋唐宋詩特色之形成因緣，符合文學語言傳承與開拓兼重之事實。

⁹³ 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印：《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04年），頁94-105。

⁹⁴ 《石洲詩話》，卷4，頁1435-1436。

⁹⁵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程千帆〈序〉，頁5。

⁹⁶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11〈宋元詩序〉，頁497。

⁹⁷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17〈答沈大宗伯論詩書〉，頁284。

（二）揭示唐宋詩之異同

自南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嚴羽《滄浪詩話》尊崇唐音，貶抑宋詩以來，發展為明清之唐宋詩之爭；大抵涉及唐宋詩之源流、優劣、特色、異同等等。舉凡論說唐宋詩特色者，多連類而及唐宋詩之異同。如繆鉞《詩詞散論》說「唐宋詩之異同」，錢鍾書《談藝錄》論證「詩分唐宋」皆然。

宋人生於唐後，期許自成一家者，往往以新變作為手段標榜，而以「自得」為終極目標。不過，世之論唐宋詩優劣者，多以源流論優劣，以同異定高下：謂唐詩為源為優，宋詩為流為劣；雷同唐詩風格者為優，殊異唐詩風格者為劣云云，此入主出奴之偏見，宗唐詩話多不免，甚非公允論學所宜有。宗宋詩話則不然，說詩乃以新以異為優為高，雷同近似為劣為下。⁹⁸翁方綱《石洲詩話》曾舉例說之曰：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為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為分別也。王荊公詩亦如蘇說。而崇寧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乃曰「花下山川長一身」，則亦以為避秦人得仙也。……⁹⁹

唐宋詩人分詠桃花源事，屬於相同題材，但不相同之主題、形象、風格之創作。同題競作，貴能開發遺妍，挖掘前修之未密，進行後出轉精之創發。《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差堪比擬。《石洲詩話》比較唐宋桃源題詠，發現「唐宋諸賢略有不同」：「興象超妙」者，王維、韓愈等唐人之詩；「研核情事」者，蘇文忠（軾）、王荊公（安石）之詠。此即「唐詩多用比興，宋詩多用賦」說之引申，清初宗唐詩話如賀裳、吳喬、馮班、王夫之、施閏章等多持此以判唐宋詩之異同。¹⁰⁰是說雖大體不誤，似可再以新變視角詮釋之：論者指出：就

⁹⁸ 張高評：〈從「會通化成」論宋詩之新變與價值〉，《漢學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頁254-261。

⁹⁹ 《石洲詩話》，卷1，頁1368。

¹⁰⁰ 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香港大學中文

主題說來，王維詩是陶淵明詩的異化，韓愈詩又是王維詩的異化；而王安石詩，則是陶淵明詩的復歸和深化。主題經營，要求異化和深化，可用以檢驗作品是否獨特與新變。¹⁰¹

翁方綱《石洲詩話》宗主宋詩宋調，故於唐宋詩之異同，如數家珍，知而能詳。以爲唐詩吟詠情性，境象超詣，妙境在虛處；宋詩則敘事精詣，可補史闕，妙境在實處。易言之，唐詩主情性，宋詩重敘事：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滄浪詩話》）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爲唐賢占盡，即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¹⁰²

唐宋詩之異同，翁方綱二語概括：「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此與《師友詩傳續錄》所謂「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以及上文所云唐詩多用比興，宋詩多用賦法，道理相通。由於唐詩多用比興，故多蘊藉，於是境象超詣，妙境在虛處，司空圖《詩品》、嚴羽《滄浪詩話》尊尙唐詩，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透徹玲瓏，不可湊泊者是。翁方綱〈神韻論中〉言：「詩必能切己、切時、切事，一一具有實地，而後漸能幾於化也。未有不有諸己，不充實諸己，而遽議神化者也。是故善教者必以規矩焉，必以穀率焉。」¹⁰³「肌理」說之核心精神在「實」，切己、切時、切事爲實寫；有規矩、有穀率爲實法。作詩要求真體驗、真感受，翁氏《延暉閣集序》開宗明義即謂：「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¹⁰⁴以爲持此可以定人品學問。唐詩追求境象超詣，妙境在虛處，故不可爲準的。宋詩之精詣，「妙境在實處」；何謂實處？即是研理精、觀書富、論事

系《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1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三體與詩家語」，頁121-130。

¹⁰¹ 程千帆：《古詩考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相同的題材與不同的主題、形象、風格——四篇桃源詩的比較研究〉，頁134。

¹⁰² 《石洲詩話》，卷4，頁1428-1429。

¹⁰³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8〈神韻論中〉，《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2冊，頁86。

¹⁰⁴ 同前註，卷4〈延暉閣集序〉，頁52。

密，可以「借詩以資考據」：

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于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今論者不察，而或以鋪寫實境者為唐詩，吟詠性靈、掉弄虛機者為宋詩。所以吳孟舉之《宋詩鈔》，舍其知人論世、闡幽表微之處，略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風花雪月、懷人對景之作，陳陳相因。如是以為讀宋賢之詩，宋賢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¹⁰⁵

翁方綱論宋詩之特色，可分三部分闡述之：其一，宋詩之敘事性，因以文為詩，而更加凸顯充足，無論北宋熙寧，元祐間歷史，「史傳所不及載」者，不但「略見其概」，且「一一皆可推析」。宋室南渡，舉凡「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皆可以「借詩以資考據」。翁方綱〈志言集序〉稱：「士生今日，經籍之光盈溢於世宙。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¹⁰⁶此乾嘉考據學於詩學之投射反映。日本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特揭〈宋詩的敘事性〉一節；¹⁰⁷陶晉生據北宋使遼詩，鉤勒宋遼外交關係，¹⁰⁸多可作為旁證。其二，唐賢占盡英華，宋詩欲求精詣，只能「次第翻新，無中生有」。宋《陳輔之詩話》引王安石之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¹⁰⁹感慨盛極難繼，憂心開闢真難為，是其所同。然宋人作詩，破體出位，注重整合融會；翻轉變異，強調推陳出新；轉益多師，題材拓展廣博；深造有得，內容體現深遠；精益求精，努力技法洗煉；別裁創獲，期於自成一家，於是新變代雄，

¹⁰⁵ 《石洲詩話》，卷4，頁1428-1429。

¹⁰⁶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4〈志言集序〉，頁53。

¹⁰⁷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序章第三節〈宋詩的敘事性〉，頁11-17。

¹⁰⁸ 陶晉生：《宋遼外交關係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¹⁰⁹ [宋]陳輔之：《陳輔之詩話》，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文叢閣出版社，1972），頁309。

疏離唐詩本色，而自成一家。¹¹⁰其三，批評吳之振《宋詩鈔》，疏於知人論世，未能闡幽表微。吳之振編著《宋詩鈔》，康熙十年（1671）於京師致贈師友學侶，引發北京城之「宋詩熱」。遲至十八年（1679），京師持續熱絡推崇宋詩，詩壇隱然已形成「崇宋」之風，吳之振傳播之功不可沒。¹¹¹《石洲詩話》品鷺其選詩內容之偏失，亦愛而知其惡者。葉燮《原詩》於詩之源流正變，分辨極明確。曾云：「不得謂正為源而長盛，變為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又曰：「相似而偽，無寧相異而真」，¹¹²此所謂源流、正變、異同之闡說，多切合唐宋詩風格之品評。

由此觀之，源流不等同於優劣，正變亦無關乎高下，同異並非即是得失。宋詩為流、為變，風格特色殊異於唐詩，誠所謂「相異而真」之文學語言，洵為自得成家之要領。否則，入主出奴，一切規範以唐詩之本色，將淪為「相似而偽」。明許學夷《詩源辯體》論唐宋詩，曾提示：切忌「以論唐詩者論宋」；《石洲詩話》亦批判：「以盛唐格律言宋詩」之非是：

宋主變，不主正；古詩、歌行，滑稽議論，是其所長。其變幻無窮，凌跨一代，正在於此。或欲以論唐詩者論宋，正猶求中庸之言於釋老，未可與語釋老也。¹¹³

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為太白，以陳後山、簡齋為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為韋、柳。……¹¹⁴

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於東坡，則更作得出耳。阮亭嘗言東坡七律不可學，此專以盛唐格律言之，其實非通論也。¹¹⁵

「以論唐詩者論宋」，此明清宗唐詩話共通之習氣，乃以本色、雷同考察宋詩，昧於窮變通久之文學發展事實，相似而偽，莫此之甚。若執著唐詩唐音之本色以考

¹¹⁰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壹、〈宋詩特色之自覺與形成〉，頁 1-53。

¹¹¹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第八章〈主真重變與清初的宋詩熱〉，頁 369-372。

¹¹² [清]葉燮：《原詩》，卷 1〈內篇上〉，頁 569；卷 2〈內篇下〉，頁 587。

¹¹³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後集纂要〉卷 1，第四則，頁 377。

¹¹⁴ 《石洲詩話》，卷 4，頁 1436。

¹¹⁵ 同前註，頁 1437。

求宋詩，猶自釋老之典籍尋求中庸之言說，不只緣木求魚而已，亦未免膠柱鼓瑟。清吳之振《宋詩鈔》之選詩，或以唐詩唐音之視點挑選宋詩，故刪汰東坡之富縟，詬病荆公之議論；而富縟、議論正是蘇、王之本色，宋詩之當行。再持太白、少陵、韋應物、柳宗元，以比況楊萬里、陳師道、陳與義、林逋與白體詩人。強行制約宋調詩人於唐音之下，豈非「相似而偽」？王士禛以盛唐格律衡量東坡七律，昧於出入，混為一同，罔顧新變與創發，故翁方綱指斥其說，以為「非通論也」。要之，論評宋詩，當以新變自得為準據，不當以異同源流定優劣。

選本，是一種文學批評方式。鍾惺選《詩歸》，〈與蔡敬夫〉曾云：「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斯言有理。¹¹⁶吳之振選編《宋詩鈔》，傳播京師，誠然有功「宋詩熱」之推揚。但《宋詩鈔》混淆唐音宋調之樊籬，故所選彷彿明萬曆間李蓑選宋詩，特「取其遠宋而近唐音」者，既未能體現宋詩宋調之主體風格，則此編只是有宋一代人所作之詩而已，宋詩之典型性、代表性明顯不足，《石洲詩話》又云：

吳序云：「萬曆間李蓑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則已亡矣。』」此對嘉、隆諸公吞剝唐調者言之，殊為痛快。但一時自有一時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吳選似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執一而論也。且如入宋之初，楊文公輩雖主西昆，然亦自有神致，何可盡褫去之？而晏元獻、宋元憲、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繼往開來，肇起歐、王、蘇、黃盛大之漸，必以不取濃麗，專尚天然為事，將明人之吞剝唐調以為復古者，轉有辭矣。故知平心易氣者難也。¹¹⁷

吳之振《宋詩鈔》序文，批評李蓑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之偏失；又引曹學佺之言：「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已亡矣」，顧此失彼，喧賓奪主，不倫不類，終非選本之正。反觀吳選《宋詩鈔》，「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不取濃麗，專尚天然為事」，此實昧於「繼往開來」之源流考

¹¹⁶ 參考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導言：選本——一種批評〉，頁1-11。

¹¹⁷ 《石洲詩話》，卷3，頁1402-1403。

察，不明「肇起、盛大之漸」之本源追溯，又疏離宋詩宋調之主體風格，與「明人之吞剝唐調以爲復古」者，去取之偏失並無二致。

四、結語

古典詩歌之發展，到唐代已達「菁華極盛，體製大備」之境界。宋人生唐後，確實存在「開闢真難爲」之困境。面對挑戰，宋人一方面學習古人與唐人之優長，一方面疏離本色，追求自成一家。至元祐前後，「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於是新變了唐詩，造就了宋詩之特色。蘇、黃詩文，號稱元祐學術，沾溉當代，影響後世。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一稱：「元祐詩人詩，既不爲楊劉崑體，亦不爲九僧晚唐體，又不爲白樂天體，故以才力雄於詩。」蘇、黃等元祐詩人之創作，蔚爲宋詩之主體特色，足與唐詩分庭抗禮，平分詩國花園之秋色。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所謂：「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¹¹⁸雖三言兩語，已道盡宋詩之價值與地位。爲辨章學術，考鏡淵流，筆者檢閱清代翁方綱《石洲詩話》論述宋詩資料，梳理其中品評蘇軾、黃庭堅詩，以及論斷宋詩之資料，徵引 30 餘則。爲便於闡說，分（一）推崇蘇軾之人格與風格；（二）評騭黃庭堅詩之造詣；（三）標榜宋詩之特色；（四）揭示唐宋詩之異同。期待本研究，有助於宋詩與宋調文學史地位之公允評價；繆鉞「唐宋詩異同」，錢鍾書「詩分唐宋」說，或因此而獲得更有力之佐證。

翁方綱揭示「刻抉入裏」一語，作爲宋詩特色之一。說理精，說部富，宋詩之益加細密，皆宋型文化之具體反映，富於程朱「格物致知」之精神。清葉燮《原詩》，推崇宋詩之「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亦可與「刻抉入裏」相發明。宋人之困境，葉燮所謂「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差堪彷彿。錢鍾書《談藝錄》所稱沉潛、思慮深沉，其說一揆。宋人之精詣細密，翁方綱以爲「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依據《宋史·藝文志》統計，北宋圖書所以多唐代兩倍餘，雕版印刷、右文政策是關鍵。相較於「傳錄之艱」之唐代，宋人之「讀書學古」，只是「刻抉入裏」的一種手段，「不蹈襲唐人」亦是宋詩之消極原則，「自成一家」方是宋人之積極追求目標。

¹¹⁸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卷下，頁 182。

討論宋詩特色，自然涉及唐宋詩異同之課題。源流正變、因革損益，或可作為價值判斷之左券。清代宗宋派詩論，多標榜新變以論宋詩。翁方綱《石洲詩話》引述朱彝尊之說，亦有類似之見。明袁中道曾言：「宋元承三唐之後，為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清袁枚亦以「學唐變唐」看待宋詩，以流變觀點，詮釋唐宋詩特色之形成因緣，符合文學語言傳承與開拓兼重之事實。

《石洲詩話》比較唐宋詩人之桃源題詠，發現「興象超妙」者，王維、韓愈等唐人之詩；「研核情事」者，蘇文忠、王荆公之詠。此即「唐詩多用比興，宋詩多用賦」說之引申，清初宗唐詩話多持此以判唐宋詩之異同。就主題說來，王維詩是陶淵明詩的異化，韓愈詩又是王維詩的異化；而王安石詩，則是陶淵明詩的復歸和深化。翁方綱又以為唐詩吟詠情性，境象超詣，妙境在虛處；宋詩則敘事精詣，可補史闕，妙境在實處。除外，宋詩之敘事性、議論化；次第翻新，無中生有；《宋詩鈔》之疏於知人論世，未能闡幽表微，皆在批評之列。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論唐宋詩，頗避忌「以論唐詩者論宋」，《石洲詩話》亦批判「以盛唐格律言宋詩」之非是。「以論唐詩者論宋」，此明清宗唐詩話共通之習氣，乃以本色、雷同考察宋詩，昧於窮變通久之文學發展事實，相似而偽，莫此之甚。若執著唐詩唐音之本色以考求宋詩宋調，猶自釋老之典籍尋求中庸之言說，不只緣木求魚，亦未免膠柱鼓瑟。清吳之振《宋詩鈔》選詩，王士禛以盛唐格律衡量東坡七律，翁方綱皆指斥其非。要之，論評宋詩，當以新變自得為準據，不當以異同源流定優劣。

翁方綱特別推崇蘇軾，以「蘇齋」、「寶蘇室」名其書房。每逢東坡生日，必「敬設東坡像，奉薦筍脯」；文人雅集，賦詩唱和。翁氏嗜蘇成癖，傾倒佩服，推崇蘇軾「為宋一代詩人冠冕」。《石洲詩話》卷三有關蘇軾評論之文獻，凡六十餘則。推崇蘇軾〈石鼓歌〉，以為「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稱賞〈王維吳道子畫〉，以為「浩瀚淋漓，生氣迥出」，「古所未有，獨立千古」。敘寫王維一段，翁方綱獨稱賞其「鍛冶之功」的神理，論詩亦即其「肌理」說之體現。提倡讀書博學，厚積薄發，讚賞東坡之使事富縟，以為使事即其妙處，所謂以才學為詩、學人之詩者是，此正貼合翁方綱「肌理」說之內涵。《詩話》舉東坡〈和張耒高麗松扇〉詩、〈木山〉詩為例，見東坡用事之善於脫化，肯定使事用典為蘇詩之能事。

翁方綱肌理說，標榜「細密精深」之詩美，稱揚勤苦鍛煉之作詩工夫，所以《石洲詩話》特別欣賞蘇軾〈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以為使事有二妙：一則神

妙不可思議，二則妙在逢場作戲，打禪通禪，現成而自然。洪邁、查慎行欣賞東坡〈百步洪〉詩，皆聚焦於連用七譬喻。翁方綱則慧眼關注詩序之詩意，以為妙在「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此真東坡知音。品評〈汲江煎茶〉七律，以為「清新俊逸之作」，進而以不落凡近指稱蘇詩，與方東樹《昭昧詹言》論詩美主張避熟超凡，求與人遠，可以相發明。翁方綱評價東坡詩，發揮實事求是之考證精神，往往愛而知其惡，如考據寺廟、山川、制度、屬對、音節、押韻等等，於瑕不掩瑜處，亦多斥言指陳，此以實求詩精神之體現。

翁方綱論詩，主張肌理說，所謂「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以實求詩、內容上求實意，藝術上求實法。極力推重杜甫，同時，亦推崇學杜有成之黃庭堅，文求實際，詩本質厚，此翁方綱論詩得於黃庭堅之外，又有所謂「以古人為師」，且追求「窮形盡變之法」者。黃庭堅提倡詩法，江西詩派，率以山谷為宗師。翁方綱亦好講詩法，著有〈詩法論〉，黃庭堅詩法之於翁方綱，自是蘇軾以外，瓣香與私淑之宋詩大家。翁方綱論山谷詩，推崇其「鍛煉勤苦」之工夫。特別是山谷詩在句律、體制、古書、異聞方面之盡心致力，以及「隻字半句不輕出」之推敲商榷，與翁方綱肌理說之主學問、重考據風味近似。翁方綱發現：宋人作詩之典範選擇，往往捨蘇而取黃。蓋黃庭堅作詩之勤苦鍛煉，與杜甫近似：講究格律嚴謹，追求形似美感；專注於鏤心刻骨，極盡曲折深入之能事。此種詩風，與翁方綱詩學主張遙相契合，故推重黃庭堅詩，以為「繼往開來，源遠流長」。

黃庭堅作詩，刻意使用古人未嘗使用之奇特字，蔚為陌生與新奇之閱讀效應。宋陳巖肖《庚溪詩話》已提示山谷詩之美妙，在「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翁方綱頗賞識黃庭堅詩之新奇創發，以為絕句可繼唐賢，而五古之氣骨尤高。其中自有翁氏所謂「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諸實際」之詩學體現在。翁方綱追求「以學問為詩」，故較欣賞鍛煉勤苦，資書以為詩之作品，推崇黃山谷詩之陌生創新；推舉山谷〈廣陵早春〉絕句，以為可以上繼唐賢。《石洲詩話》所指山谷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蓋工於形容，工於用事，工於組織，即「學必以考據為準，文必求其實際」之發用。翁方綱推崇黃庭堅詩，以為「得未曾有」，心目中之地位僅次於蘇軾。翁方綱所服膺在少陵，瓣香在東坡，而私淑則在山谷；由其迴護辯解，略可知其端倪。據此可知，「肌理」說之內涵，實與黃庭堅、江西派連結不解之緣。翁方綱更強調山谷詩之開枝散葉，沾溉無窮。

《石洲詩話》論山谷詩，圖譜其支派之流行，而凸顯山谷在江西詩學之始祖尊寵，及宋詩之宗主地位。同時比較山谷、陳師道二家之詩，表揚褒崇黃詩，以為「黃

詩之深之大，又豈後山所可比肩者！」稱美推重可謂極矣。

《石洲詩話》品題東坡、山谷詩藝，即在表彰宋調風格；辨明唐宋詩異同，標榜宋詩特色，這方面的著書旨趣，顯然與趙翼《甌北詩話》不殊，亦可見清代乾嘉宗宋詩話尊崇宋調之一斑。《石洲詩話》品藻蘇軾詩，以為天才筆力，一代詩人之冠冕。評論黃庭堅詩，推崇其高且大，繼往開來。《石洲詩話》之著書旨趣，為宋詩特色之標榜，唐宋詩異同之揭示。與《甌北詩話》之點評表彰宋調風格，可以相互發明。二書綜觀，擷長補短，可以相得益彰，皆乾嘉宗宋詩話之代表作。

引用文獻

- 元好問撰，郭紹虞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王水照：《鱗爪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王友亮：《雙佩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王友勝：〈歷代蘇黃詩優劣之爭及其文學史意義〉，《中國蘇軾研究》第3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頁83-100。
- 王海棻、趙長才等：《古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 羊春秋：〈論「一李九杜」與「一杜九李」的審美差異〉，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2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303-304。
-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李香巖（鴻裔）手批：《紀評蘇詩》，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李豐楙：《翁方綱及其詩論》，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1975年。
- 何繼文：〈翁方綱對黃庭堅詩的評價〉，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4期，2012年1月，頁231-253。
-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
- 宋如珊：《翁方綱詩學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林庚：《唐詩綜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頁125-171。
- 翁方綱：《石洲詩話》，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_____：《復初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_____：《復初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_____：《復初齋集外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袁保真、蔡鍾翔、成復旺：《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1991年。

- 敖陶孫：《詩評》，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7冊，《敖器之詩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馬積高：〈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2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289-300。
- 脫脫等：《宋史》，《二十五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 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張伯偉：《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
- _____：〈從「會通化成」論宋詩之新變與價值〉，《漢學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頁254-261。
- _____：〈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香港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1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頁121-130。
- _____：〈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印：《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04年），頁94-105。
- _____：《創意造語與宋詩特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年。
- _____：〈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與陌生化〉，《文與哲》第14期，2009年6月，頁121-158。
-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11卷，2005年12月，頁5-56。
-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陳良運：《中國詩學批評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陳師道：《後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陳善：《捫蝨新語》，《儒學警悟》本，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
- 陳輔之：《陳輔之詩話》，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
- 陳巖肖：《庚溪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 陶晉生：《宋遼外交關係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 程千帆：《古詩考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
-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
- 黃庭堅著，任淵注：《山谷詩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
-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
- 曾棗莊：〈評蘇黃爭名說〉，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_____主編：《蘇詩彙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 _____：《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葉燮：《原詩》，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
- 蔡正孫：《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
- _____：〈論歷代詩話之李杜比較論〉，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2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309-318。
- 趙翼：《甌北詩話》，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劉克莊撰，王秀梅點校本：《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_____：《江西詩派小序》，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劉仲華：《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劉誠：《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乾隆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
-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韓愈著，錢仲聯繫年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蘇軾著，王文誥、馮應榴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

_____，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羅聯添：〈從兩個觀點試釋唐宋文化精神的差異〉，《唐代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上冊，頁231-250。

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2005年。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原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年2月，頁1-12。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

Shi-Zhou Shihua on Song Poetry and Song Diao: Cases on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Chang, Kao-ping*

[Abstract]

I use Weng Fang-Gang's *Shi-Zhou Shihua* as the main text, and then search the content related to Su Shi, Huang Ting-Jian and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Hereby, it shows how the pro-Song shihuas, written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dynasties,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and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Shi-Zhou Shihua* highly praises Su, who uses allusions innovatively, as the best poet in Song dynasty. It also admires Huang's works for its loftiness, vastness, deepness, freshness and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nd creating the future. Above all, it uncovers that Tang poetry portraits images ingeniously and Song's discourses things rationally. Song poets develop the skills of argument, the collection of novels and the subtlety of poems. The virtue of Song's studies bases on plenty of reading and sophisticated analysis, leading to discussing things in detail. For this reason, we could find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poems, which may not be recorded in the authorized history. In addition, by way of commenting Wu Zhi-Zhen's *Song Shi-Chao*, and criticizing the gain and loss of shihua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 Song poetry, would promote better understanding for Weng's "Chi-Li." Whether how shihuas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dynasties interpret the traits of Song poetry, it helps us evaluate the status of Song poetry and Song sty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ll as Miao Yue's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and Qian Zhong-Shu's "demarcation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Keywords: *Shi-Zhou Shihua*, Su Shi's poems, Huang Ting-Jian's poems, the pro-Song shihuas,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